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一〇九回 地方尋找莊致和 店中初會胡從善

詩曰：人生如夢春復秋，半是歡娛半是愁。

人畫雲煙空著相，穿梭日月快如流。

才看少婦誇紅粉，又見兒童歎白頭。

惟有及時行善好，莫讓作惡枉遭差。

且說蔣四爺聽了胡掌櫃的一套言語，不意之中得著大人的下落老柳雖然生死未定，大人要緊。仍然還與店中掌櫃的借筆硯寫書信求胡掌櫃的找一匹馬，找一個年輕之人上武昌府送信，書不可重絮。

這時已然天亮，撤去殘席，打上臉水，烹上茶來。忽聽外頭一陣大亂。外頭伙計趕緊往裡頭就跑，說：「掌櫃的，大事不好了！有人攪鬧咱們的飯鋪。他們幾個人進門要吃東西，咱們將挑出幌子去，他們就要菜蔬。回答沒得哪，他們說先要酒喝。剛把酒給他們端上去，又要鹹菜。也不坐下，走動著喝，左要右要，一連要了五六遍了。他們就有醉了的，他把伙計抓住說：『還沒有喝呢！怎麼就打這個模糊眼哪！』」掌櫃的一聽，氣的肺都炸了，說：「我出去。」蔣爺一攔：「不可。人非聖賢，誰能無過？也許你們錯了，也許他們錯了。」伙計說：「我們不能錯，這是早晨頭一次賣酒，那能伙計們錯了呢？每天晚晌，酒壺上架子，酒壺底朝上，壺嘴朝下，裡頭一點酒也沒有。打架子上拿下壺來，頭一次打酒，他說是個空壺。」蔣爺說：「這個不用打架，問短了比打短了強。」伙計說：「怎麼問呢？」蔣爺說：「我教的你們個法子，拿一根筷子，撕一塊紙沾在筷子頭上，往酒壺底上一戳，紙要濕了，就是他們錯記；紙要不濕，就是拿的空壺，是你們的差錯。知錯認錯，是好朋友。」伙計一聽，說：「這個是好主意。」往外就跑。

待了半天的工夫，帶著滿臉血痕進來了。蔣爺說：「你這是怎麼了？」那人說：「這伙人不說理！」蔣爺說：「我那個主意沒使嗎？」伙計說：「使了，不但是紙濕了，壺裡還可倒出酒來。那人羞惱便成怒，給了我個嘴巴，這血是我在牆上撞破的。前頭可不好，大伙要拆這鋪子哪。還算有一個上年歲的好，在那裡勸解呢。」蔣爺說：「待我出去看看，什麼人欺負到咱們這裡了？我去。」掌櫃的說：「咱們一同前往。」店中還有好些個伙計，都搓胳膊，挽袖子。原來他是店外頭有個飯鋪，前頭有門面，裡頭賣飯座，這半邊通著店裡。讓伙計帶著路，伙計高興，暗暗歡喜：「淨掌櫃的還是不行，有翻江鼠蔣四老爺在這裡，這可不怕他們了。」

大家跟隨出來，單有一個帶路的，說：「往這裡走。」蔣爺還未到門口，就聽見罵罵咧咧。伙計有好事愛打架的，緊緊跟著蔣四爺，想著見面就是打。趕他見著也真作臉，瞧見人家就給人家跪下了，伙計們也謝了勁了。鬧了半天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是鑽天鼠大義士盧大爺、穿山鼠徐慶、大漢龍滔、姚猛、史雲、胡列。這幾個人由夾峰山起身，走柴貨廠，也打算著穿湖而過。打半夜裡聽著徐慶的主意就起了身了，走在此處，又饑又渴，要吃的又沒有。這幾個人除了盧爺，那一個人都不說理。到了這喝酒，他們記錯了，拿了人家個錯，愣說人家拿上來的空壺。對著伙計又拿著筷子往壺裡一蘸，紙條全濕，更羞惱便成怒了，伸手就打，把伙計頭也撞破了，桌子也翻過了。史雲抱著柱子要拔，把椅子也摔碎了。那個要拆人家鋪子，才被盧爺攔住。蔣爺一瞧是他們，說：「自家，自家，別動手。」蔣爺給盧爺行禮，又給三爺行禮。然後他們過來給蔣爺行禮，史雲過來給四爺磕頭。蔣爺一瞧胡列也在其內，蔣爺說：「你是個充軍人，你怎麼也來了？」胡列與蔣爺磕了頭，就把自己的事說了一遍。蔣爺一翻眼睛，想了一想：「此人有這番好處，正在用人之際，正好留下。」他回頭就把胡掌櫃和莊致和與他們大家見了一見。掌櫃的說：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，先到櫃房說話。」伙計們帶傷的，算甘受其苦了。

大眾來到櫃房，落坐獻茶。蔣爺說：「你們幾位來的湊巧。」就把自己的事情說了一番，又把黑水湖柳爺的事提了一提，「還有件喜事。」盧爺問：「什麼喜事？」蔣爺說：「大人有了下落了。」徐慶說：「早知道，你還知道的晚了呢。」蔣爺說：「三哥，你們怎麼知道？」盧爺就把他們一路上夾峰山各等事情，細說了一遍。蔣爺這才知道，北俠、智化等迎請大人去了；在豹花嶺虧了胡列救了他們性命；把雲中鶴也請出來。蔣爺說：「這下可好了，有人請大人去了。咱們大家出去救老柳去。」盧爺說：「那是總得去的。老柳是咱們請出來的，設若有性命之憂，對不起姪男婦。」胡掌櫃說：「你們幾位吩咐罷，要有用著我的地方，兵器器械人們都有。」蔣爺說：「非兄台還不行哪。」

正說之間，忽然打外面拿進兩個人來，地方那裡吩咐，叫給四大人跪下。蔣爺一瞧，原來是那船家：一個李洪，一個李有能。見了蔣四爺，苦苦求饒說：「我們有眼如蒙，實不知道是大人，我們身該萬死。」蔣爺說：「可恨你們與山賊勾串，不知害過多少人，從實說來，饒恕於你。」李洪說：「回稟大人，我們要是與山賊勾串，為什麼山賊把我們煮了？」蔣爺說：「你們在船上嚼咕的是什麼？」李洪說：「這不是！我姪在這，所怨的是他，他貪圖著少走路程，一定要走黑水湖，我再三攔他不聽，我這條性命幾乎沒喪在他手內。」蔣爺翻眼想了想：「這個情理一點不錯。」隨說：「我們那個朋友呢？」

生死怎樣？」李洪說：「如今作了大王了，若不是他老人家，我還不能得逃活命。這可是叫我出來攬買賣進黑水湖，不但不傷我們的人口船隻，要搶了坐船的客人，還分的我們二成帳。焉知道我剛一出黑水湖，他們就要僱船，將我誣下來，問明白了我們姓名，就把我綁起來。」原來蔣四爺同著莊致和往這麼來的時節，與地方說了幾句話，就是這個言語，叫地方找伙計在水面那裡看著，如要打黑水湖裡面出來船隻，問明白了，只要是李洪，就綁了他，故此才將他拿到。

蔣爺說：「這也是柳賢弟的主意，他必然知道我在外頭。咱們就給他個計上加計。」

莊致和說：「何為叫計上加計？」蔣爺說：「胡掌櫃的，你給我們找兩隻船來，我們這有一隻，一共三隻船。你讓你們□八村連莊會，聚點子人來，叫他們在外頭嚷，助我們一臂之力。給我借口刀來，給我預備□幾條口袋，裡頭裝上虛攏物件，放在船頭作為是米麵。他們山上沒吃的，見了米麵必來劫奪，叫李洪就說載進米麵客來了，他必信以為真，那就好辦了。」李洪點頭。胡掌櫃的說：「我這就去約會人拿刀，預備口袋去。」

蔣爺說：「就手給借幾身買賣人的衣服來。」胡從善說：「有的是衣服，我一齊辦去。」

徐慶說：「這麼點事還用費那麼大事？咱們大家上山還不行？」蔣爺說：「三哥，你就別管了。」

胡從善去不多時，就把衣服取來，船隻也到，人也約會了，刀也拿來，口袋也裝在船上，把那些買賣人的衣服披在身上。把李洪、李有能解開，放了，叫他們抬奪船隻去。

李有能的衣服，一日一夜自己也就乾了。蔣爺衣服也乾，換上自己衣服。大家出來上船，有許多人，胡掌櫃的都給見了見，這就是□八村的會頭。見黑水湖外，黑糊糊一片，俱是□八莊的人在那裡嚷哪。大家上了船隻，直奔黑水湖。

本離黑水湖不遠，緊搖櫓，頭一隻船將進黑水湖口，李洪嚷：「山上大王聽真，今現有米麵客人進了黑水湖口了。」就聽東山頭一陣鐘鳴，把軟硬拘鉤扔將下來，搭住船隻，往裡就拉。那兩隻船也不用拘鉤搭，自己就進來了，也奔東山坡。頭一隻船一到，二隻、三隻一齊全到。船上人把衣服一甩，全都拉刀，「撲哧撲哧」跳下船來，「吶喊噓噓」亂砍嘍兵。嘍兵東西亂躡，早就報上山去。依著徐慶要往山上追，蔣爺把他攔住。不多一時，就聽見蟠蛇嶺上如同半懸空中打了個霹靂相似，山王大眾，三分像人，七分像鬼。盧爺頭一個就躡上去了，擺刀就砍。就見吳源用雙刺往外一崩，「鏗啞」一聲，震的盧爺單臂疼痛，手心發燙，撒手扔刀。吳源單刺一跟，只聽見「嘯」的一聲，鮮血直躡。若問盧爺生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